

■新作聚焦

路内长篇小说《天使坠落在哪里》：

有血有肉有趣

□马小淘

有一天，我在地铁上遇见一个手不释卷的姑娘，她半张着嘴紧盯一本灰蓝色皮子的读物，一副肯定要坐过站的投入模样。我不小心多看了书皮两眼，灰蓝底子里透出一块艳粉让我差点忍不住手欠地拍拍那个姑娘，告诉她这个小说的作者我认识，发在杂志上还是我贵编的，我真为她这份精神食粮尽过绵薄之力。当然，我还是忍住了，我假装高冷、怀揣秘密比姑娘先下了车，她是否因为太过痴迷而坐过站，便不得而知了。我也没有把此情景转述给作者，以免他因粉丝逾地产生骄傲的情绪。

那本书是《天使坠落在哪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路内写的。作为追随三部曲的完结篇，它在去年华丽亮相，给了路小路一个理所当然又不明不白的交代。从《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到如今的《天使坠落在哪里》，路小路作为一以贯之的绝对主角，是60多万字的文字庞杂叙事的二不核心。然而，他好像又并没有什么特别，上学时在技校插科打诨，工作了在工厂颓废度日，辞职进了社会也不见任何起色，周旋在各种惨淡营生中凑凑合合混一口饭吃。没有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本就软趴趴的路小路，甚至似乎连起落的能力都不具备。他一点不像三部曲的主人公，从第一部到第三部始终碌碌无为，既没阴差阳错透秘籍成为撒泼打滚的大人物，也没有蒙冤受屈横遭不测瘸胳膊断腿，连结婚生子当上女婿丈夫爸爸也没有，十几年来，他始终如一是个不香不臭的愣头青，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他的故事里总夹杂着别人的故事，他沾着人家故事的光，才终于勉强算作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么多人从他 and 戴城身边出出进进，他却始终待在原地，死猪不怕开水烫。如若还原到生活里，这个人物太一般了，但是落到笔头，洋洋洒洒还必须引人入胜，这满身浓墨重彩不着调的家伙，立马非同一般了。如此路甲的小人物，被路内化腐朽为神奇，仿佛有血有肉、支支棱棱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他不思进取、百无聊赖、不管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都淡定地在奔涌的时代里打着酱油。凡俗的生活里，本就没什么多英雄美人，好运噩运，遍地奔走的尽是面目各异的各路小路，平凡、真诚、迷茫、生动。于是，作为文学形象的路小路顿时鲜艳夺目又充满难度，他目光涣散，却好像看见了每一个人的远方。

路内大抵是个颇具耐心又略带偏执的人，为一个无以言表的人作传，还上瘾地一写就是三部，用了五六七八年。这一次，在新的故事里，路小路和两个朋友，三个未婚男青年认养了一个孤儿戴黛。化工厂子弟杨迟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却还是无奈回到了化工厂，成了一个农药销售员；化工大学毕业的外地人小苏被分配到戴城，是农药厂的化验员；加上失业的路小路，化工厂奇葩三人组突发奇

想叩响了福利院的大铁门……

三个浑浑噩噩的家伙鲜少有深思熟虑的心理活动，他们一路嬉皮笑脸，让所有旅程都充满了戏谑的意味，然而欢腾的场面下，又透着感伤和迷惘。设想一下，三个都不那么如意的男青年，领着一个4岁的孤儿，那场景仿佛稀松平常，却透着说不出的别扭与悲凉。他们倒是真心地呵护着那个叫戴黛的姑娘，但也至多只能认养，不能领养。“认养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

诚如《人民文学》卷首写的那样：“这部小说里隐隐约约地飘荡着成长的梦。这个梦的形象，不是父辈们顶天立地的豪义英雄，也不是长兄们古今、城乡、雅野通吃的天王地虎。在路内这里，梦出现于奔走时带起的尘埃之上，影影绰绰的天使，既是旅人生活的伤怀象征也是继续行路的向往安慰，让每一个复杂‘他者’的单纯‘自我’严存。天使的表情和心理，其实是常人的良善和天真，给我们的不会是真人扮演的史诗巨制的五雷轰顶，而是犹如早期卡通片给我们的真切感染，可以与之说心事、开玩笑、同惊呆、共欢欣。”路内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创造了一座别开生面的南方小城，提供了一种特点鲜明的表达方式。

“我们带着她，一直站在街边，我们像四个孤儿，我们永远在一起又永远等着散伙。”小说的最后，谁和谁都无法永远在一起，散伙终于到来——戴黛还是和“爸爸们”说了再见，她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去了大洋彼岸。而杨迟和小苏都成了写字间的白领，永久地离开了戴城，惟有路小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留在那个旧城。这个碌碌无为晃荡了三部曲的年轻人，就这样既充满喜悦又暗含苦涩地长大了，一转身有了个即将中年的寂寥背影。

能看出路内的写作是郑重的，那些人物，经他的手，来到人世间。在读者认识这些人之前，路内早一步认识了他们，并经他的手，把虚做实，将这些人交给命运。

这种写作不经意间露出了文学的迷人之处——一个作家创造出了人物，给他们名和姓，给他们容貌和心事，给他们甜蜜和哀伤，领他们走进人间烟火。这些从不存在的人，从此活在人群中，他们甚至开始让人牵挂、让人评论。

说到三部曲，不留神就想到《家》《春》《秋》或者《地狱》《炼狱》《天堂》这类已被盖棺定论的神作。一个年轻作家放言要写三部曲，并且竟然挺顺利地写完了。光是勇气和勤奋也算得上感人至深。于是，大抵又有人要严肃地夸几句，说路内的三部曲是一代人的精神史。我想，对路小路这样混不吝的家伙，用不着这么装模作样。到底什么叫精神史？又有谁能代表一代人呢？路小路、杨迟、小

■评论

《汶川故事》：家园就是梦生长的地方

□杨清发

水里摇曳/摇曳成新的生命”；“天空蔚蓝/有鸟飞，有云游/鸟落在屋檐上筑巢/孵化、破壳/那些探出来的毛茸茸的身体/那些刚刚睁开的眼/看见一片干净的天/干净的地”，这是噩梦之后生长起来的新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家园与灾难的破碎形成强烈反差。《汶川故事》把破碎的梦唤醒，让这个梦飞了起来，感染了千山万水。

《汶川故事》没有停留于对灾难的记录和对苦情的渲染，而是重点展现抗灾过程及灾后重建的历程，张扬了生命的尊严和民族精神的伟大。面对突如其来灾难，一个国家及其中每个个体姿态的背后蕴含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顷刻撕裂的大地，任何一个角落/都记录了民族的悲伤与感动。”这个姿态，是珍惜人民、尊重生命的姿态，是灾民自身坚韧、顽强、友爱、互助的姿态。在灾难面前，恐惧、焦灼、绝望附着在人们脆弱的身躯上，但人们的心不会坍塌。所以，“时间流淌、停顿、再流淌/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就不会灭绝/这里生长的坚韧与顽强/成为精神，成为时间的重量”。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看到这个民族闪耀着人性光辉，彼此相守相望。正是对生命至高的大爱精神，凝聚了与灾难抗争的力量，让中国变得无比坚强。

灾难背后，人性展示得更为真切和透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对于生命本能的眷恋让掩埋在废墟里的人爆发了最为顽强的求生欲

清新淡雅的现实生活画卷

——读杨静龙的“遍地”系列小说

□刘树元

以来的乡村，出身菜农的许小晴失去土地来到城市当保姆，带着浓郁的“乡土情结”，当她看见小区高楼间有一块空地时，忍不住在上面种上了几十棵青菜。在林立的高楼之间，这些青菜就像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却屡屡碰壁。小区保安多次要求她拔掉青菜，但是，小说的结局却是，许小晴用实际行动唤醒了物管的同情，在杨氏夫妇的帮助下，从房地产商手中获得了一块三四亩的地用来种青菜，最终把青菜种遍了C城的每一个角落。

小说《遍地青菜》把小保姆许小晴美丽善良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她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灵。面对复杂的文明冲突和社会转型，这些人物选择了坚持传统道德与文化信仰。保姆许小晴坚持在城市高楼林立中种青菜的行为，体现了农民热爱土地、热爱庄稼的朴素信仰，包含着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同时，现实的动荡冲击带来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冲突，也带来了价值观的碰撞。作者在这些看似软弱的失地农民内心中埋设了一个深长的意味，那就是农民形象急切需要改变和改

■创作谈

《天使坠落在哪里》是拙作“追随三部曲”的最终章，早在2008年，我就应该把这部小说写好，不料拖延了五六年。2013年，我把小说写完，自己看了一下，三部曲一共60多万字，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的话，我写了一部“砖头”。

我也会看一下文学界的评价，很多人都认为我写青春小说、成长小说，脱不出来。前几年我很抵触这种说法，现在反而无所谓了。上一本小说《花街往事》大致是书写了一个漫长的时代，有书评赞誉“突破”。忽然我又调过头去写《天使坠落在哪里》，所谓的青春终结（我自己不认可这种说法，但我斗不过出版商），回到起点，难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假如我说，我是鼓起最大的勇气才能写这本书，不知道有没有人信。它太混乱；它的语言是我在过去操练过，而打算不再延纸的；它缺乏一个明确的故事中心，而偏向寓言；它犹豫不定的价值观，介于青春和成年之间的情怀；它没有凄美的爱情，没有书商吹嘘的“兄弟之情”，但是也没有把无聊论作为基底来展示人生的虚无；它有一种陈旧的愤怒，使“我”看起来带有古怪的荣誉感；它调笑着，但不打算把读者带进一个欢乐忘我的魔幻境地，只有一种过时的现实主义。凡此种种，都是我预料到的，要是我写砸了，一点也不奇怪。

我仅有的念头，是把三部曲闭合掉。这和“终结”无关，只是闭合，把这个人的故事交还给他自己。

这部小说开写之前，我遇到了一位好友，也就是小说里“杨迟”这个人物的原型。他和我同岁，告诉我，自己生癌了。这件事让我震惊，等到开写之后，他又告诉我他是医生误诊。回忆前半生，我想我既不进取也不无聊啊，真实的状况是“被动”，等候着命运摊牌。可能是我老了，对时间和经历过的年代有一种喜剧式的哀伤感。

写完这本书，我说，它所有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的成分。这源于我被太多人问过，追随三部曲是不是我的自传。回答一概否定。我可能是被问烦了，也看烦了各种对于“虚构”的阐释。我觉得这不重要，我在回答真实还是虚构的时候并不指向小说技巧，也不指向写作伦理，而仅仅是遭到调侃——这种感觉真是太糟糕了。

相比于《花街往事》的保守和漂亮，《天使坠落在哪里》是一种赌博式的写作，具体赌的是什么，我倒没有想清楚。从文学的角度，我知道它有瑕疵，有我无法解决的宿命难题，在小说之外又在小说之内，用尽40岁之前的余力。写完它，我真的过了一座山了，而那个念兹在兹的“三部曲”，也具备了它的质感。

就此，我需要在任何场合感谢我的编辑，也真诚地希望读者给出严肃的意见。只要你 not 把它当青春小说来读，我们可以聊到天亮。

念兹在兹的三部曲终章

□路内

现让我们警醒，那些身体在灾难中遭到强烈震荡的灾民们，如何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诗人以独有的诗性关怀来探讨灾难带给人们的持久创伤以及治愈的可能，这样的探讨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念：凡是有爱存在的地方，就是治愈的希望。最终我们看到，在劫后余生中继续承受着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悲伤、空虚、幻灭、困惑的人们，终于在爱的治疗下抵达了一个温暖的入口。

《汶川故事》以宏大结构和集体场景为背景，讴歌了重整山河的国家行动，塑造了援建者的群英谱。正是有了无数个崔学选、张权一样的援建者，有了在灾难面前的齐心协力、患难与共、万众一心，才可能完成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任务。灾民们的勇敢、不屈不挠和中华民族的大爱情怀，让全国人民有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大爱中国最终重新圆梦。

对于灾难文学，梁平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灾难对于民族、对于民众究竟有多少心智的检验、思想的震荡和文化心理的改变，我们需要时间去解读。”经过沉淀，诗人抱着悲悯情怀和强烈的担当意识，为我们呈现了这部宏篇巨作。《汶川故事》如同一份“5·12”大地震的心灵档案，把一个形象深刻的记忆片段保留其中，让地震造成的巨大创伤与痛苦以及人们与灾难抗争的历史获得了立体而厚重的文学表达。通过描写中国人民面临灾难的姿态，作者进一步挖掘了其背后的民族精神。这精神是坚守对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不被任何困难打倒的坚韧不拔，是人与人之间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人间大爱。正是这样的精神，让灾后的废墟上有了新的家园，每一个新家园都是梦生长的地方。

浙东地域的独特风貌，还关注更为深层的人性变化，关注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寻求。

杨静龙笔下的农民行走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经历着身份上的“城市化”转变。农民工进城带来了留守妇女的孤独感、男性打工者的性需求、农村妇女在城市中卑微的职业等问题，都蕴含着时代写作的难度和勇气。“遍地”系列小说的人物在城乡之间痛苦挣扎，展现了城市与乡村两种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对于农村的衰败、农民工的漂泊，作者深怀哀婉和愤懑。

作家客观地描写世态人情，表现了江南水乡人如水般柔顺、民风醇厚明快的特点，有浓得化不开的“江南味”。作家欲借此表达对社会和故乡的“思考”，他笔下的乡村图景有着沈从文式的诗意，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变革中的农村的独特风情。他的作品既让人迷离沉醉，又让人精神清爽，散发着一股来自泥土深处的清新。

杨静龙的“遍地”系列小说不太讲究悬念的设置，整体上呈现出婉约清新之美。这和他比较喜欢表现地域文化、熟谙中国明清时期小说，尤其是明清笔记小说的艺术境界有关。我们甚至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许多西方作家的影子，看出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作家对他的影响。但是，在肯定其散文文化风格的同时，不能不指出散文文化的风格对其小说的伤害。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必须有充满张力的完整故事、生动的情节及巧妙的结构，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形式与心灵的契合。

沉默，抑或失语

□刘升盈

■新作快评 尤凤伟中篇小说《金山寺》

《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4年第6期

成熟作家的作品，往往都体现了个创作原则，那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新在何处？无非是角度新、挖掘深。尤凤伟近期的创作颇令读者注目，其新作《金山寺》亦是作家探索与突破的一个例证。

大市市府副秘书长宋宝琦深夜接到李为的一条短信，从此打破了自己原本宁静的生活：“僧人”要出事！“僧人”本名尚增人，是李为的密友。一年前宋宝琦在丹普市挂职，升普市委书记的位置出现空缺，最有希望的人选便是宋宝琦和尚增人。与此同时，宋宝琦也有机会调回大市并提拔为正局，为此，李为便跑来做说客，劝说宋宝琦放弃极有可能到手的市委书记位置。宋宝琦坦然为李为做了个顺水人情，尚增人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丹普市市委书记。

为答谢宋宝琦帮助自己上位，尚增人邀请宋宝琦大年初一来丹普寺烧上香，事后送给宋宝琦几盒价值不菲的海鲜和一个笔筒。现在，尚增人在丹普世纪园工程中受贿而被“双规”，宋宝琦想起他的赠品，急忙拆开，所幸里边都是正常礼品，再无其他内容。宋宝琦不禁长出一口气，大有劫后余生之感。

小说行文至此，虽一波三折，但也中规中矩，并无奇特之处。不料接下来的情节却异峰突起，风云突变：丹普寺院上香时，尚增人在宋宝琦不知道的情况下命一私企老板以宋宝琦的名义捐了10万香火钱。尚增人意老板买单，属索贿性质；老板肯于付钱，属行贿性质；宋宝琦尽管对此一无所知，却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受益者，属贿赂对象。面对这一纪检结果，相关的审查部门集体无语，宋宝琦也因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然而最后，有人提出：“这事佛是一方事主，哪个愿多事，惹佛不高兴啊？”就这样，宋宝琦平稳过关，此事不了了之。

如同戏有戏核，文亦有文眼。这“10万香火钱”便是小说中的文眼，它牵动了方方面面的神经：首先，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物质的力量延伸到精神的领域，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其次，政界小说并非只能停留于利益争夺的写实层面来取悦读者，它同样可以找到映照人性幽暗的光芒。第三，面对巨额香火钱的集体失语，其实只是显露的冰山一角，水面之下还有一座沉默的冰山。

不久前，尤凤伟的中篇小说《中山装》以一件普通的中山制服为文眼，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金山寺》中，“10万香火钱”揭示的则是我们司空见惯而少人专注的一个隐秘的世界。